

我心目中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李 长政 第 29 期笹川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知是东京雨多的缘故，还是上天有意的安排，我们到达东京的那天 and 离开东京的那天，天空中都飘着沥沥的细雨。以至于每逢象今晚这样飘雨的夜晚，我临窗而望的时候，思绪都会被勾回到在日本留学的那段时空。而那段岁月里的所学、所闻、所见、所感，也象润物细无声般的细雨一样，已经浸透了我的心灵。

我在中国医科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就受到日本医学和日本文化的一些熏陶。毕业后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由于从事的是肝病专业，这方面日本比较先进，有了更多了解日本医学和日本文化的机会。“笹川医学奖学金”在我心目中形成了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影子。从各种途径了解到它的公平、公正，在业内名望很高，为国家选拔的是真材实栋。

当我获知自己获得“笹川医学奖学金”时，心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高兴。一方面是获得了留学深造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认同。当然喜悦之余还是有一丝不安。能否学有所成？能否和周围的日本人融洽沟通？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了多雨的东京。

我留学的单位是东京大学。当我在细雨中走进这所古老而现代的著名学府时，我的疑虑一扫而空。在日中医学协会引荐以后，指导老师和科室同事非常友好和热情。他们细心地介绍了学习和工作的环境，大到科室的布局、小到咖啡壶的位置，真是事无巨细，让我感到心里非常踏实，也看到了日中医学协会强大的身影。

导师小侯政男教授是亚太肝病学会的主席，在肝病界非常有名。他很快帮我制定了留学计划，兼顾临床学习与基础研究。开始阶段由于等待临床修炼许可（行医执照），先在实验室从事肝硬化预警方面的研究，3个月后获得临床修炼许可后一边继续基础研究，一边逐渐深入临床工作中。

新的生活拉开了帷幕。但不久留学的新鲜感就消失了，远离家人和朋友的寂寞占据了上风。喜欢热闹的我，渐渐地心里感到烦躁莫名。关键时刻，日中医学协会给大家送来温暖的问候，对大家的理解和鼓励流露于字里行中。读了这些信件，我的心情好了很多，更为日中医学协会的体贴而叹服。笹川医学奖学金这种对于留学生的精确照顾，是别的奖学金所无法比拟的。回国后我曾和很多留学回国人员交流，没有任何奖学金能够如此密切地对留学生的心理需求进行跟踪。可以说，日中医学协会在留学生管理和关怀上是大师水平。

笹川生的临床修炼许可的获得，更是优越于其它留学途径。我想这与日本财团和日中医学协会在日本的影响力不无相关。留学3个月后，拿到临床修炼许可的我，开始学习肝

肿瘤的射频消融治疗，这也是我来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每天和日本的患者交流，为他们做超声定位，直到最终的穿刺消融治疗，我的技术日渐长进，每天上班时都兴致冲冲。

但无论学习和工作如何充实，缺少家人和朋友的生活还是令人苦闷。闲暇时候，尤其是一个个飘雨的夜晚，我还是经常面对隔窗的细雨，思念远方的亲朋。不过这样的苦闷并不很长，每隔一段时间，日中医学协会就会安排一次东京地区笹川生的节日聚会、学术讲座等活动，还有全体笹川生的那次箱根之行。见到同学，互诉苦乐，心中苦闷定期清零，那种聚中有散、酸里带甜的日子现在回忆起来还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不觉和身边的一些日本友人也交往起来。笹川生的身份，让很多人高看一眼，让我更加感到不虚此行。对日本的历史、文化也多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充实了自己的头脑。“人生如负重而行，不可急之”，德川家康留在自己墓前的这句名言，充分反映了他的个性。而这种性格在很多现代日本人身上留下了烙印。认真品味这句话后，我把它用于实践，收益颇丰。

一年的留学生活在人生中也是短短一瞬。不过这一年浓缩的生活相当于平时两年甚至更多的经历。现在我已经在自己的医院开展了临床修炼期间学到的射频消融治疗技术，肝硬化预警的文章也发表在国际杂志上。笹川奖学金在我的事业上给予了巨大的助力，也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

窗外细雨还在飘洒不停。现在的我每天被埋没于都市的喧嚣，真的渴望有更多飘雨的日子，好让自己能够静一静，思考一下自己曾经得到的帮助和关爱，抖擞精神继续前行。